

大 宏 學 院 文 交 運

怎樣用運新觀點  
學習歷史



去 印 行



大東學習文選

怎樣用運新觀點學習歷史

大眾書店編輯委員會選編

大東書局印行

## 目 錄

怎樣運用新觀點學習歷史（季展）

端正讀史立場（丁易）

漫談學習歷史（奚木）

# 怎樣運用新觀點學習歷史

(第88號共3葉)

季 農

月

聖陶先生要我替「進步青年」寫一點關於青年人學習歷史的初步常識。自覺所知太少，不很有提筆的勇氣。不過翻了一下本刊的發刊辭，在那裏明白的說它は共同學習的園地，那麼不妨把一知半解寫出來，作為引玉之駕。於是在下這一篇。

## 歷史科學的階級性

歷史是人類連續的社會活動的記錄。除去原始的歷史材料，一切成文史都是階級社會發生以後的東西。在階級社會裏，沒有不屬於一定的階級——壓迫階級或被壓迫階級——的人。在歷史成為科學以前，歷史的作者幾乎都屬於統治階級。所以絕大部分的成文史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他們的階級利益作辯護的。直到馬克思發現了歷史法則，歷史才成為科學，才成為無產階級的鬥爭武器；它才開始被人以無產階級的觀點，從人民大眾的利益出發去加以研究。

剝削階級是人類中極小的一部分。他們是以剝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生的，因此，有利於人民大眾的歷史，對於他們都是不利的，所以他們不敢面對歷史的真實，惟以歪曲歷史為能事。封建時代的史法要「為尊者諱」，就是掩蓋統治者罪惡行爲的辦法。反之，對於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行動，不惜盡量的加以誣謬。所

以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信史是很少的。沒有明確的無產階級立場，是要爲歪曲的虛偽的史籍所迷誤，得出違反真理的錯誤結論的。

試舉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在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曾經發生過一次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表面上好像是學術之爭，實際是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義的。因爲大革命以失敗而結束了，要知道下一步革命的路應當怎樣走，就必須弄明白中國社會性質是什麼，它的歷史又是怎樣發展的這一些問題。參加論戰的人雖然不少，但論爭的主力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反動的托洛茨基派。托派認爲中國社會已經發展到了資本主義階段，因而革命的對象應該是資本家，而不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中國共產黨人卻肯定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革命的對象。另一個爭論的問題是：托派認爲馬克思的歷史發展法則只能適用於西方，中國是例外，因此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也就不能夠指導中國的革命行動。中國共產黨人卻肯定馬列主義是普遍的真理，歷史發展法則在中國也不例外。這一次論爭，不僅在理論上，尤其在實踐上，經過了二十年革命發展的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所堅持的真理是完全正確的。

從上述的例證可以明白看出，歷史科學不再是學院式的東西了，它已經成爲階級鬥爭的武器，已經是決定有關千百萬人命運的革命政策時的一件犀利的武器了。尤其是論爭的雙方都引據馬列主義作根據，用來分析中國社會，爲什麼托派却得出完全違背真理的錯誤結論呢？原因就在於他們背叛了革命，投降了帝國主義者。離開了無產階級立場，便不可能正確的了解歷史，研究歷史。

## 怎樣運用階級觀點學習歷史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歷史科學是受到應得的重視的。我們知道，斯大林親自執筆編寫聯共黨史。蘇聯的

青年們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學習歷史，在十年制的學校裏，他們有五年的連續時間學習歷史。他們是一直線的研究的著名教授。在我們的國家裏，雖也注意了這個問題，可是努力還很不够，適合青年閱讀的歷史書籍實在太貧乏了。尤其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圖，學校裏的歷史課程，對於教學的人都是些有專門寫記枯燥無味的筆記來應付考試外，不知道學了歷史有何用處。進步的教師們不得不把自己不願講授的課本勉強拿上講堂去敷衍時間。尤其是對政治關係最密切的近代史，往往以拖延下去不講了事。在今天，廣大的城市解放了，過去這些束縛完全解除了。教與學的雙方喊出一致的呼聲，要用新觀點新方法來研究歷史，學習歷史。怎樣建立新觀點，運用新方法呢？我想提出粗淺的幾點來共同研究一下。

階級性與客觀真理——同一的客觀的歷史事件，由不同階級的人們來判定它時，必然得出極端對立的結論。例如中國歷史上無數次的農民起義，在封建歷史家的筆下，描寫成爲兇惡殘暴的匪徒作亂，對社會發展起着不可計算的破壞作用。在新興的科學歷史學者看來，却是人民合理的行爲，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動力。真理究竟屬於誰呢？人們不能用主觀好惡或同情心來肯定客觀真理的，它必須有一個客觀的科學標準。什麼是歷史上的進步力量呢？凡是推動社會向上發展的力量，就是合理的，進步的。反之，阻礙社會向上發展的力量，就是不合理的，反動的。這就是歷史的客觀真理的標準。從統治階級方面看來，農民起義確實給了他們的統治以可怕的破壞。可是，它的後果如何呢？却確實對社會向上發展給了一個重大的推動。中國歷史上漢唐明清幾個朝代，社會情況能有很大的發展，其主要原因就在經過了農民大暴動，把阻礙社會發展的統治階級廢物加以較澈底的破壞。黑格爾說過，「存在是合理的」，這句話只包含了一半眞理，必須補充一句，不合理的將不能繼續存在。任何一個統治階級，在阻礙了社會的發展，成爲不合理時，必將爲新興力量暴力所摧毀。對於舊的加以破壞，反過來也就成爲新的發展的推動力。農民們所以必須起來以暴力推翻舊統

治的勢力，就因為統治階級的無限制的剝削，使當時的生產主要對象（土地）絕大部分脫離了生產者（農民），使社會繼續發展成為不可能。當舊統治被摧毀之後，土地復歸於生產者的農民手中，必然引起新的發展。

歷史的客觀真理總是不利於沒落階級的，階級利害所形成的偏見，使他們不可能承認這一客觀真理。新與階級的利益與客觀真理相一致，這使他們必須去發現真理，承認真理。在今天，我們離開了無產階級立場，就不可能正確的把握歷史的客觀真理。

有沒有超階級的公平觀點——反動的歷史學家常喜歡反覆的說，新興的歷史科學是帶有階級偏見的，是故意鼓吹階級鬥爭的；只有他們才是超階級的，能用公平的合理的觀點去研究歷史。其實這些自稱為超階級的主持公道的先生們正是具有強烈的階級偏見的人。新與階級敢於公開提出自己的階級觀點去研討客觀真理，沒落階級就必須裝成第三者的面孔，以便於歪曲客觀真理。中國的超階級的歷史家們，在虛偽的面幕下，曾做出不少歪曲歷史的有趣的業績。誰都知道，岳飛是抗金的民族英雄，秦檜是出賣祖國的漢奸。像這樣鑄錯的歷史定案，他們有本領偷運一些外國貨（日本貨），有聲有色地把岳飛描寫成輕躁誤國的軍閥，秦檜却變成了老成謀國的能臣。在更近的時代，國人公認的賣國賊袁世凱手簽二十一條賣國條款，也還有人替他聲冤叫屈，舉出他許多老成謀國不得已的苦衷來替他剖白一剖。為什麼要顛倒黑白，硬作翻案文章呢？是由於超階級的公平觀點麼？不是的，只因為這些說教，對於國民黨出賣東北，出賣華北，可以發生間接影響的作用呵！

在階級社會裏，任何個人，不管他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都必然帶有一定的階級觀點去判斷問題。任何超階級的第三者面孔，全部是僞裝罷了。

把握歷史的關鍵：階級鬥爭——只要階級的社會存在一天，兩個對立階級間的矛盾便會永遠鬥爭下去，

發展下去。從前人說中國歷史是相研習，是的，任何一個階級社會的歷史都是相研習——階級鬥爭的記錄。

許多迷人的歷史事件，如果單從某些事件主角的個人好惡、性情、習慣等等去尋求解釋，便會愈加迷離，永遠弄不清楚。只有從兩個對立階級間的鬥爭關係去分析了解，才會得到明確的答案。例如王莽變法，宋高宗事金，蔣介石對日，這些歷史事件都是變幻多端，反覆無常的，如果單純從他們個人性格上去尋求解釋，無論怎樣也得不出完滿的答案。如果我們分析一下當時階級對立的情形，便不難找出入情合理的解釋。西漢農民與地主間土地問題矛盾的尖銳化，曾經使許多統治階層的政治家苦心焦慮，企圖尋求解決辦法。王莽便是其中的一個。他的改革方法觸及到他本階級的基本利益而受到反對時，就使他不能不朝令夕改，反覆無常。等到他感覺到改革失敗，便只得轉向，發動對外無理性的侵略戰爭，以圖和緩國內的矛盾了。宋高宗在他擁有足夠的軍事實力，滿可以擊敗敵人恢復國土的時候，為什麼反而置父兄於不顧，殺戮良將，甘心事仇呢？有人說他恐怕對敵勝利之後，迎還「二聖」，會動搖他的皇位。這並不是問題的中心所在，難道在他真能克敵制勝之後，會沒有太上皇的位置去安頓這兩個禍族囚徒嗎？問題在於從無擁兵據地的將領前例的宋代，到此時，已經發展出手握重兵，雄據大藩的張韓劉岳諸將，如果真由他們打敗了金人，恢復了國土，很難保他們之間不產生第二個劉裕。尤其是出身貧賤，據有長江上游，抗敵堅決，衆望所歸的岳飛，大有這前途的可能。高宗已經明白說出，勝敗不可喜，可喜在強藩建功之後還能服從命令。岳飛却是不大服從命令的一個。高宗所擔心的正是打敗金人之後，自己的腐敗統治很可能被功臣將所推翻。殺掉岳飛來樹敵屈服，却可以暫時的鞏固小朝廷的統治地位。更近代的，反動禍首蔣介石的反覆無常，也更明顯表示出這一真理。當中國大資產階級感到他有力量屠殺人民的時候，他不惜以任何方式對日寇屈服，來換取屠殺人民的方便。等到人民的力量發展到可以動搖投降派屈辱的統治時，他又轉向掛名抗敵來緩和這一衝擊，並想利用抗敵來借刀殺人。但在人民力量不會因為抗敵被削弱，並且反而增長的時候，他又不惜尋找一切機會去對敵妥

協，以便反對人民。可是英美日的力量誰強誰弱，一時難見分曉，不能決定誰是應該投靠的主人，對日投降又成爲懸而不決，拖將下去了。

把握住階級鬥爭的本質，來分析一切歷史事件，是歷史科學不同於庸俗的歷史學的一個重要關鍵。

(『進步青年』第二號)

# 端正讀史立場

(第119號共3葉)

丁易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這樣的幾句話：

「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這幾句話用來說明歷史的作者是同樣十分確切的。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切人都有他們的一定階級立場，不是壓迫階級便是被壓迫階級，這中間根本就沒有什麼超階級存在的，這已經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了。

文字是階級社會發生以後的產物，所以一切文字歷史的紀載，包括所有文獻和私人著作在內，都有他一定的階級立場，替他所屬的階級利益宣傳服務，掩飾辯護。封建統治階級寫的歷史，一定是爲帝王、官僚、地主階級利益服務，而對人民大衆的事實則極輕蔑至極之能事。人民大衆寫的歷史，則和這相反，它一定是爲人民大衆利益服務，而對帝王、官僚、地主的窮凶極惡，則是筆下從不留情的。

但是在階級社會中，知識是爲統治階級所霸佔，人民大衆是很少有份的。在中國五四運動以前，幾千年來所有用文字寫成的浩如烟海的歷史，幾乎全部都是統治階級所撰寫，而人民大衆的歷史，只是在很少的傳說中敘述中保存一點下來。

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無產階級已經成了一個覺悟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正式有了自己的政黨馬克思、列寧的無產階級的歷史學說傳進中國。於是中國歷史才成爲科學，才被人正式認爲是無產階級鬥爭的武器，正

式企圖用無產階級的觀點，從人民大眾利益出發去加以研究。

但是三十年來雖有許多進步史學家在孜孜不輟的做這工作，可是由於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主要地是反動派的壓迫和迫害，使這研究工作不能順利進行。所以成績雖然也有，但距我們的理想還遠得很。比如說，到今天我們還沒有一部大家一致認為比較滿意的中國通史，便是一例。所以不研究中國歷史便罷，如若要研究中國歷史還得要閱讀那些浩如烟海的過去統治階級的著作，從那裏面去搜索發掘歷史的真相。

不過閱讀這些統治階級的著作却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正如一個科學家研究細菌一樣，必須有精密完善 的防毒設備，否則一不小心，便會被細菌所吞蝕。閱讀這些著作也是一樣，必須要有防毒設備的，那就是要正確的掌握階級鬥爭的學說，和堅決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從這一堆發酵霉爛的垃圾中，耐心地去發掘、分析、提錄歷史的真相。

怎樣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從統治階級寫的歷史中去發掘歷史的真相呢？這便是這裏要討論的問題。

如前所說，中國過去的史籍，全部都是官僚地主階級撰寫的，他們沒有一個不是站在統治者剝削的立場去為統治階級利益宣傳服務或是掩飾矇蔽的；而對於當時人民大眾的反抗如農民起義運動則沒有不是極歪曲誣蔑之能事的，根本就沒有所謂「信史」這東西。照這樣說來，我們研究歷史的人縱使無產階級立場站得十分堅定，也沒有辦法能發掘出什麼來了。

不過問題却並不這樣簡單，因為只要有確實的真相存在，任何人全都粉飾不了，誣蔑不了的。即使是在心來粉飾，來謬蔑，但粉飾謬蔑的人生活在當時歷史真相之中，不知不覺的仍然要透露一些出來的。再加上一些萬目昭彰無法掩飾的事實，他們也不得不承認一點。而統治階級內部又存有矛盾，也在他們互相攻擊之中流露出一些真消息。

統治階級撰寫的歷史就是這樣的留下了許多縫隙，我們今天閱讀他們寫的歷史，對這些縫隙就應該特別

注意，一切不可輕易放過，要在這些謬辭之中站穩立場，耐心鑽研，求出當時歷史的真相。

這樣閱讀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一方面，統治階級撰寫的歷史對於統治階級的罪惡是儘量掩飾的，對於人民大眾的行動是儘量誣蔑的，但有時一不小心仍然是要透露一兩句出來，我們只要抓住這兩句做骨幹，多方面搜集證據，便可以得出一個真相的輪廓來。比如朱元璋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曾經用過許多毫無人道的酷刑，其中有剝皮一項，但在明史太祖本紀和刑法志裏全找不出這種記載。可是在卷二二六海瑞傳中却透露了這麼一句：

「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因舉太祖法，剝皮賣草。」

這就行了，有了這一句真憑實據，我們就可以從另一些記載中耐心地去搜索，便不難得出朱元璋剝人皮的真相來，在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三，便引有草木子一段：

「按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賣草。府州縣衙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賣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按今本草木子沒有這段記載，當爲草木子餘錄，常見前人徵引，未見其書。）

另一記載則是將這張人皮披在公座上，作爲椅墊，叫後來的官去坐的。祝允明野記：

「有剝皮，剝臘，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望警。」

還有皇甫錄皇明紀略也提到這剝皮條文，說是宦官犯死罪便用這刑：

「閩人當刑，無斬首，惟剝皮、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這酷刑不但施於一般官吏和人民，就是功臣宿將也都不免，如涼國公藍玉便會受過這刑。歐陽直蜀亂：

「初獻賊（張獻忠）入蜀王府，見端禮門樓上奉一像，公候品服，金裝，人皮質，頭與手俱肉身，剝內

監云：明初涼國公藍玉，蜀妃父也，爲太祖疑忌，坐以謀反，剝其皮，傳示各省，自慎回蜀，王奏留之。」

看了上面這些記載，朱元璋剝人皮的事實便清清楚楚擺在我們眼前，從而也就明白統治者是在用怎樣的毫無人道的酷刑來屠殺人民，鎮壓人民。這不過是一個例子而已，統治階級撰寫歷史記載統治者的事實都應該用這例子去閱讀搜索的。

至於另一方面呢，統治階級歷史家對人民大衆行動的記載，同樣的有時也透露出一兩句真話，我們也可以採用上面的辦法，抓住這一兩句做骨幹，多方面搜集證據。比如說，李自成一向是被統治階級歷史家稱爲「流寇」的，把他描寫成一個野蠻沒有人性的人物，但由於李自成的正義行動以及人心歸附的情形，使得統治階級歷史家在捏造他的「野蠻」行動的夾縫中也不得不說幾句真話（因爲不這樣說，人心歸附便沒法解釋了）。官修的明史在李自成傳中一面在寫李自成「爲人高顧深頤，矚目長鼻，聲如鈞，性猜忌，日殺人誘足爲戲」；另一面却又說他「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一面說李自成「剖人腸爲馬槽以飼馬」；一面却又說他「軍令不得藏百金，過城邑不得空處，妻子外不得携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幕，」甚至「馬入田苗者斬」。究竟哪一面話是可靠的呢？無疑的，自然是後者，我們讀的時候站穩立場將那些誣蔑的話剔去，李自成的真面目也就出來了。

假若我們再能參證一些別的書，那麼李自成的面目便更清晰，比如說，李自成軍令之嚴，錢糧甲申傳信錄也有記載，說「軍令有犯淫劫者，立時梟磔，或割掌，或割勢。」此外關於李自成獲得民心的情形，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也有一段敘述：

「自成既定僞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衆十萬攻取河南。李巖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奪質禮士，除暴恤民。今朝庭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飢賦重，官食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

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迎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只徵一半，則百姓自樂歸服矣」。自成悉從之。

同時有兩首民謡，也可以看出當時民心的歸附。這兩首民謡是：

「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求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家都歡悅。」

這兩首民謡據北略說是李嚴編的，這自然是有意歪曲的話，但即使我們退一步承認是他編的罷，如果這編的與事實不符，也不能够流傳開的。

根據以上兩個例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一个結論，即：統治階級撰寫的歷史中，關於統治階級的罪惡和人民大眾善良的記載，一定是最可靠的，真實的，即使是一兩句話也不該輕易放過，必須旁參博證，將它放大，使真相完全顯露出來。

相反的，統治階級撰寫的歷史中，關於頌揚統治階級和誣蔑人民大眾的記載，一定是不可靠的，不真實的，即使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也不能輕易相信的。這一類例子太多，且為大家所熟知，就不必再舉了。

只是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決不是看一兩本書，口頭說說就行的。這裏面包含了一個思想改造問題，而思想改造又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自我鬥爭過程，這過程對於知識分子說來，是頗為艱難痛苦的；但如若不經歷這過程，所謂思想改造站穩立場無論喊得怎樣響亮，都是空話。不過這些已超出了本文討論範圍，我們只在這裏提出這個注意來，詳細的便不多說了。

(「進步青年」第四期)



# 漫談學習歷史

(第114號共4葉)

奚木

## 一 從好處談起

歷來談學習歷史總是從史學方法談起，對於研究歷史的人，那確是頭等重要的問題，而對著浩如煙海的中國史，官史就有二十四史，再加上文集詩集畫集，朝廷詔告，官吏奏議，地方誌書，小說筆記，地下出土物等等，史料無遺。若無科學的治史方法何從下手？下手又何能得出正確結論，何補於實際鬥爭？但對於我們初學的人，本來已經覺得歷史內容浩瀚，不敢問津，再一談觀點方法，也許會更加望而却步，因此我想還是先談談學習歷史有什麼好處，有了興趣之後，自然會去看書，好在目前流行的歷史書籍，一般都是觀點正確的，讀之既久，觀點方法自然會有所體會。

學習歷史的好處，古時候人就都知道，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優秀史學家司馬遷著《史記》，在自序上說他著史是『所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八百年前另一個姓司馬的不算太好的史家著《資治通鑑》則說他這一著作可以帮助君主『鑑往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除惡，去取捨非』。四百年前的英國學者培根，寫了篇文章『論學』，也說『歷史鑒人智慧』。當然，我們今天學史不是為了成一家言或之名而傳諸後世；不是爲了一般的『繪聲智識』，更不是爲了給帝王作參謀，但他們的話却道着了一部分實

實：歷史是人類鬥爭的過程、經驗、規律的總和，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固然可以和祇能學到對統治階級有利的東西，但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我們却可以「承繼遺產，轉過來就成爲方法」，用以指導當前的實際鬥爭。

## 二 學習歷史的好處

歷史可以培養我們以歷史的觀念，亦即發展的觀念，因果的觀念和規律性的體念。毛主席教導我們要作「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要作「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就必須具備歷史的觀念，否則就會孤立地割斷歷史看問題；就會無的放矢，就會不從實際出發，就會犯急性病或慢性病，就會犯很多錯誤。歷史的事件都是發展過來的，歷史的事件都是以複雜的因果關係構成的，歷史的發展，認真的研究起來都是有其規律性的，中國的歷史由原始社會自殷周而下以至於今是發展，中國的民族自夷夏對立，經殷周之後的不斷溶合以至於今之中華民族是發展，中國的文學自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人小說清代傳奇以至於今之新文學是發展，中國的學術思想，自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至漢定於儒家之一尊，至魏晉而滲入印度之佛學，至宋明而有理學，至清而有樸學是發展，中國的社會，由殷之奴隸社會進入周之封建社會，秦以後則此封建社會形成大一統的封建國家，至鴉片戰爭之後則又轉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也是發展，在這無往而不存的發展中，先後遞嬗，此生彼滅，也都有着其嚴密的規律性，我們學習歷史，整日接觸這些發展過程，因果關係和歷史規律，我們不能不爲這些東西所薰陶，這薰陶，不可避免地會把歷史觀念植於吾人腦中，是則歷史的學習成了現實的哲學的學習，亦即所謂「接受遺產轉過來就成爲方法」。